

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這是抗日戰爭時期農村反封建鬥爭中的一個故事。

閻家山的農民一直受着地主閻恒元的壓迫、剝削。村長閻喜富是閻恒元的本家姪兒。他們勾結起來欺壓羣衆。

縣裏了解了一些情況，派來章工作員處理閻家山的事情，並且撤了閻喜富的職，由羣衆再選一個村長。可是章同志不知道聯系羣衆，不能把羣衆組織起來，因此選舉被閻恒元操縱了，閻的乾兒子劉廣泰當選了村長。

閻家山搞減租運動了，可是這個運動也因為閻恒元從中搗鬼而沒有搞好。

秋收的時候，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來檢查工作。老楊一到閻家山就發現村裏有問題。他深入羣衆，知道了羣衆的反抗情緒很高漲，也了解了閻恒元許多胡作非爲的事情，於是鼓勵羣衆組織起來，進行鬥爭。

組織起來的羣衆終於戰勝了狡猾的地主閻恒元，並且選舉了自己的村長。全村人吐出了冤氣，到處唱起了“乾柳栽”。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※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廠胡同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85号0240 开本787×1092 1/36

印張1 5/9 插頁3 字數32,000

1954年12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四次印刷

印數：60,001—123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08·99

定价：(5) 二角四分

內 容 介 紹

這是抗日戰爭時期農村反封建鬥爭中的一個故事。

閻家山的農民一直受着地主閻恒元的壓迫、剝削。村長閻喜富是閻恒元的本家姪兒。他們勾結起來欺壓羣衆。

縣裏了解了一些情況，派來章工作員處理閻家山的事情，並且撤了閻喜富的職，由羣衆再選一個村長。可是章同志不知道聯系羣衆，不能把羣衆組織起來，因此選舉被閻恒元操縱了，閻的乾兒子劉廣泰當選了村長。

閻家山搞減租運動了，可是這個運動也因為閻恒元從中搗鬼而沒有搞好。

秋收的時候，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來檢查工作。老楊一到閻家山就發現村裏有問題。他深入羣衆，知道了羣衆的反抗情緒很高漲，也了解了閻恒元許多胡作非爲的事情，於是鼓勵羣衆組織起來，進行鬥爭。

組織起來的羣衆終於戰勝了狡猾的地主閻恒元，並且選舉了自己的村長。全村人吐出了冤氣，到處唱起了“乾哪哉”。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※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廠胡同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總字0140 開本787×1092 1/36

印張1 5/9 插頁3 字數32,000

1954年12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四次印刷

印數：60,001—123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08·99

定價：(5) 二角四分



一 書名的來歷

閻家山有個李有才，外號叫“氣不死”。

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，沒有地，給村裏人放牛，夏秋兩季捎帶看守村裏的莊稼。他只是一身一口，沒有家眷。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，說是“吃飽了一家不飢，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”。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孔土窯還有三畝地，是他爹給留下的，後來把地押給閻恒元，土窯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。

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：村西頭是磚樓房，中間是平房，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窯。地勢看來也還平，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，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。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；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，不過都是些在地戶^①；只有東頭特別，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，日子過倒霉了

① 土生土長的農戶。

的雜姓，也差不多佔一半，姓閻的只有三家，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。

李有才常說：“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——一個‘老’字輩，一個‘小’字輩。”這話也只是取笑：他說的“老”字輩，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，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，別的人很少留意，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“老”字，像老陳、老秦、老常……等。他說的“小”字輩，就是其餘的本地人，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^①，常把前邊加個“小”字，像小順、小保……等。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，都用的是官名，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——比方老村長閻恒元乳名叫“小囤”，別人對上人家不但不敢叫“小囤”，就是該說“穀囤”^②也只得說成“穀倉”，誰還好意思說出“囤”字來？一到了老槐樹底，風俗大變，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，小什麼，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——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“陳萬昌”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閻賬上改過了，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“陳萬昌”是誰，問了一下閻長，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。因為有這種關係，老槐樹底的本地人，終於還都是“小”字輩。李有才自己，也只能算“小”字輩人，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，起乳名不用“小”字，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“有才”。

在老槐樹底，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，每天晚上吃飯

● 小名。

● 盛穀的器物。

時候，沒有他就不熱鬧。他會說開心話，雖是幾句平常話，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。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，不論村裏發生件什麼事，有個什麼特別人，他都能編一大套，唸起來特別順口。這種歌，在閩家山一帶叫“圪溜嘴”，官話叫“快板”。

比方說：西頭老戶主閩恒元，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，有一年改選時候，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：

村長閩恒元，一手遮住天，
自從有村長，一當十幾年。
年年要投票，嘴說是改選，
選來又選去，還是閩恒元。
不如弄塊板，刻個大名片，
每逢該投票，大家按一按，
人人省得寫，年年不用換，
用它百把年，管保用不爛。

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，名叫家祥，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。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，臉像個葫蘆瓢子，說一句話眨十來次眼皮。不過人不可以貌取，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，其實一肚骯髒計①，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。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：

鬼心眼，閩家祥，

① 壞主意。

眼睫毛，二寸長，
大腮蛋，塌鼻梁，
說句話兒眼皮忙。
兩眼一忽閃，
肚裏有主張，
強佔三分理，
總要沾些光，
便宜佔不足，
氣得臉皮黃，
眼一擠，嘴一張，
好像母豬打哼哼！

像這些快板，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，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，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捻些新的，因此他就越編越多。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，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，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。西頭的人不論老少，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閒坐，小孩們偶而去老槐樹底玩一玩，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：“下流東西！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！”有這層隔閡，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。

抗戰以來，閻家山有許多變化，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，又因為作快板遭過難。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，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，給大家看看解個悶，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。

作詩的人，叫“詩人”；說作詩的話，叫“詩話”。李有才作出來的歌，不是“詩”，明明叫做“快板”，因此不能算“詩人”，只能算“板人”。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，所以叫做“李有才板話”。

二 有才窯裏的晚會

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窯，說也好笑，三面看來有三變：門朝南開，靠西牆正中有個炕，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。前邊靠門這一頭，盤了個小灶，還擺着些水缸、菜甕、鍋、匙、碗、碟；靠後牆擺着些筐子、籬頭，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、柿子（因為他是看莊稼的，大家才給他送這些）；正炕後牆上，就炕那麼高，打了個半截套窯，可以鋪半條蓆子；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，好像個小山菓店；扭轉頭看西邊，好像石菩薩的神龕；回頭來看窗下，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舖。

到了冷凍天氣，有才好像一爐火——只要他一回來，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窯裏來閒談，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，扯到哪裏算哪裏。這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有才吃罷晚飯，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，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。有才見有人來了，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。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：“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！”有才在套窯裏坐着，

先讓他們坐到炕上，就向小福道：“這是哪裏的客？”小福道：“是我表兄！柿子窪的！”他表兄雖然年輕，却很精幹，就謙虛道：“不算客，不算客！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，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，想來領領教！”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：“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？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早了貨①不下箱，明天才能唱！”有才見他說起唱戲，勁上來了，就不客氣地講起來。他講：“這焦光普，雖說是個丑，可是個大脚色，唱就得唱出勁來！”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，下邊雖然坐着，上邊就掄打起來，一邊掄着一邊道：“一出場：噹噹噹噹噹令×令噹令×令……噹令×各拉打打噹！”他煞住②第一段傢伙，正預備接着打，門“拍”一聲開了，走進來個小順，拿着兩個軟米糕道：“慢着老叔！防備着把鑼打破了！”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窩裏一展道：“老叔！我爹請你嚐嚐我們的糕！”（陰曆正月二十五，此地有個節叫“添倉”，吃黍米糕）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：“你們自己吃吧！今天煮的都不多！”說着接過去，隨便讓了讓大家，就吃起來。小順坐到炕上道：“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，過個添倉，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！”小福道：“僱不起長工不僱吧，僱得起管不起吃？”有才道：“啓昌也還罷了，老婆不是東西！”小福的表兄問道：“哪個小

① 貨（ㄅㄛˋ）：租借。

② 煞（ㄕㄚˋ）住：收住，停住。

且？就是唱國舅爺那個？”小福道：“對！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長工。”小順道：“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！”有才道：“那還用說？”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：“老得貴怎麼？”他雖說得很低，却被小順聽見了，小順道：“那是有歌的！”接着就唸道：

張得貴，真好漢，
跟着恆元舌頭轉：
恆元說個“長”，
得貴說“不短”；
恆元說個“方”，
得貴說“不圓”；
恆元說“砂鍋能搗蒜”，
得貴就說“打不爛”；
恆元說“公雞能下蛋”，
得貴就說“親眼見”。
要幹啥，就能幹，
只要恆元嘴動彈！

他把這段快板唸完，小福聽慣了，不很笑。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。

小順道：“你笑什麼？得貴的好事多着哩！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還是幹部啦？”小順道：“農會主席！官也不小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？”小順說：“這村跟別處不同：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，先

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，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，一大碗菜，吃了才說理。得貴領一份烙餅，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過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興吃喝了。”小順道：“人家哪一村也不行了，就這村怪！這都是老恒元的古規。老恒元今天得個病死了，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。”

正說着，又來了幾個人：老秦（小福的爹）、小元、小明、小保。一進門，小元喊道：“大事情！大事情！”有才忙道：“什麼？什麼？”小明答道：“老哥！喜富的村長撤差了！”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：“真的？再唱三天戲！”小福道：“我也算數！”有才道：“還有今天？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！誰說的？”小元道：“真的！章工作員來了，帶着公事！”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“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？”小順道：“那也是有歌的：

一隻虎，閹喜富，
吃吃喝喝有來路；
當過兵，賣過土^①，
又偷牲口又放賭，
當牙行^②，賣寡婦……
什麼事情都敢做。

① 土，此處指大煙土，即鴉片煙。

② 交易場中的中間剝削者。

惹下他，防不住，

人人見了滿招呼！

你看仇恨大不大？”小福的表兄聽罷才笑了一聲，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：“柿子窪客你是不知道！他唸的那還是說從前，抗戰以後這東西趁着兵荒馬亂搶了個村長，就更是不得了，有恒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，就沒有他幹不出來的事，屁大點事弄到公所，也是桌面上吃飯，袖筒裏過錢，錢淹不住心，說捆就捆，說打就打，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法治^①。逼得人家破了產，老恒元管‘賤錢二百’買房買地。老槐樹底這些人，進了村公所，誰也不敢走到桌邊。三天兩頭出款，誰敢問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；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，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，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？……你是不知道，壞透了壞透了！”有才低聲問道：“爲什麼事撤了的？”小保道：“這可還不知道，大概是縣裏調查出來的吧。”有才道：“光撤了差放在村裏還是大害，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，可不知道縣裏還辦他不辦？”小保道：“只要把他弄下台，攻他的人可多啦！”

遠遠有人喊道：“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，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……”一連聲叫喊，聲音越來越近，小福聽出來了，便向大家道：“是得貴！還聽不懂他那賤嗓？”進來了，就是得貴。他一進來，除了有才是主人，隨便打了個招呼，

① 管、辦的意思。

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，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。得貴道：“這裏倒熱鬧！省得我跑！明天選村長啦，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！”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：“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！誰不在這裏，你們碰上告訴給他們一聲！”說着抽身就走了，他才一出門，小順搶着道：“吃烙餅去吧！”小元道：“吃屁吧！章工作員還在這裏住着啦，餅恐怕烙不成！”老秦埋怨道：“人家聽見了！”小元道：“怕什麼？就是故意叫他聽啦。”小保道：“他也學會打官腔了：‘凡年滿十八歲者’……”小順道：“還有‘老村長的意思’。”小福道：“假大頭這回要變真大頭啦呀！”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“誰是假大頭？”小順搶着道：“這也有歌：

劉廣聚，假大頭：
一心要當人物頭，
抱粗腿，借勢頭，
拜認恆元乾老頭^①。
大小事，強出頭，
就起話來歪着頭。
從西頭，到東頭，
放不下廣聚這顆頭。

一唸歌你就清楚了。”小福的表兄覺着很奇怪，也沒有顧上笑，又問道：“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？”小順道：“提起西

① 乾爸爸。

頭的人來，沒有一個沒歌的，連哪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。不只是人，每出一件新事，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。”又指着有才道：“有我們這位老叔，你想聽歌很容易！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
小元道：“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‘老村長的意思’不意思，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砲，攬上一夥人選別人，偏不選廣聚！”

老秦道：“不妥不妥，指望咱老槐樹底人誰得罪起老恒元？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，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？”小元道：“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！只怕柿葉掉下來碰破你的頭，你不敢得罪人家，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？”老秦這人有點古怪，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，他就不說話了。小保向小元道：

“你說得對，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！要是再選上個廣聚還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傢伙的手嗎？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出頭，就是辦不好也比搓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！”小保這麼一說，大家都同意，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。依小元說，小保就可以辦；老陳覺得要是選小明，票數會更多一些；

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。李有才道：

“我說個公道話吧：要是選小明老弟，管保票數最多，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：他這人太好，太直，跟人家老恒元那夥人鬥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。小保領過幾年羊（就是當羊經理），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少，又能寫能算，辦倒沒有什麼辦不了，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，真也有點顧不上。依我說，小元可以辦，小保可以幫他記一

記賬，寫個什麼公事……”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。小保向大家道：“要那樣咱們出去給他活動活動！”小順道：“對！宣傳宣傳！”說着就都往外走。老秦着了急，叫住小福道：“小福！你跟人家還什麼能？給我回去！”小順拉着小福道：“走吧走吧！”又回頭向老秦道：“不怕！丟了你小福我包賠！”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。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，也沒有叫住，只好領上外甥（小福的表兄）回去睡覺。

客裏丟下有才一個人，也就睡了。

三 打 虎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，小順攔住他道：“老叔你不要走了！多一票算一票！今天還許弄成，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。”有才道：“誤不了！我把牛送到椒窪①就回來。這時候又不怕吃了誰的莊稼！章工作員開會，一講話還不是一大晌②？誤不了！”小順道：“這一回是選舉會，又不是講話會。”有才道：“知道！不論什麼會，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‘重要性’啦，‘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’啦，光他講講這些我就回來了！”小順道：“那你去吧！”

① 椒窪（ㄐㄧㄠ ㄨㄚˊ）：地名。

② 大半天。

可不要叫誤了！”說着就往廟裏去了。

廟裏還跟平常開會一樣，章工作員、各幹部坐在拜廳^①上，羣衆站在院裏，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撤了差，大家要看他還威風不威風，所以人來得特別多。

不大一會，人到齊了，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。他雖然沉着氣，可是嗓子究竟有點不自然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就請章工作員講話，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從前說話不同了，也沒有講什麼“意義”與“重要性”，直截了當說道：“這裏的村長，犯了一些錯誤，上級有命令叫另選。在未選舉以前，大家對舊村長有什麼意見，可以提一提。”大家對喜富的意見，提一千條也有，可是一來沒有準備，二來礙於老恒元的面子，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，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，只是交頭接耳商量。有的說“趁此機會不治他，將來是村上的大害”，有的說“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，送不死，一旦放虎歸山必然要傷人”，……議論紛紛，都沒有主意。有個馬鳳鳴，當年在安徽賣過茶葉，是張啓昌的姐夫，在閻家山下了戶。這人走過大地方，開通一點，不像閻家山人那麼小心小胆。喜富當村長的第一年，隨便欺壓村民，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，當時惹不過，只好忍過去。這次喜富已經下了台，他想趁勢算一下舊賬，便悄悄向幾個人道：“只要你們大家有意見願意提，我可以打頭一砲！”馬鳳

① 廟裏跪拜的平台。